

驻蹕兴安八首之二

■清·爱新觉罗·玄烨

特奉仙輿出，晴峦驻羽旄。
风多停彩扇，驿远进冰桃。
丽草金莲涌，浓阴碧树高。
壙台新月上，广乐奏云璈。

赏析：红雪

这是一首描写兴安景色的诗。诗人开场就写出了驻蹕兴安的缘由。“特奉仙輿出”“特奉”专门而来。据《赤峰史》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末至闰六月上旬，爱新觉罗·玄烨皇帝在兴安大岭（现赛罕坝一带地区）以及南侧的兴安山地驻蹕时，曾作《驻蹕兴安八首》并序，这是其中的第二首。

接下来描写了一下天气。天清气爽，山峦上旌旗招展。通过这两句描写可以看出诗人心情是愉悦的。以一种轻松的笔触去描写，这也定下了整首诗的基调。

“风多停彩扇，驿远进冰桃”凉凉的风吹过来，扇子也不用打了；即使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但从很远的驿站送来的冰桃也能解暑，“冰桃”在这里理解为桃子形状的冰块。

“丽草金莲涌，浓阴碧树高”美丽的草原上金莲花随风涌动，金黄色的波涛翻滚。高树下的阴凉处正好可以歇歇脚。《经棚县志》有金莲花记载“金莲花盛开，北方边塞弥漫着异香。”《广群芳谱》中对金莲花这样描写“六月盛开，放眼遍地灿烂金黄，到秋天花干而不落，结子如谷粒，黑色。”可以判断驻蹕的时间应该是六、七月份。印证了《赤峰史》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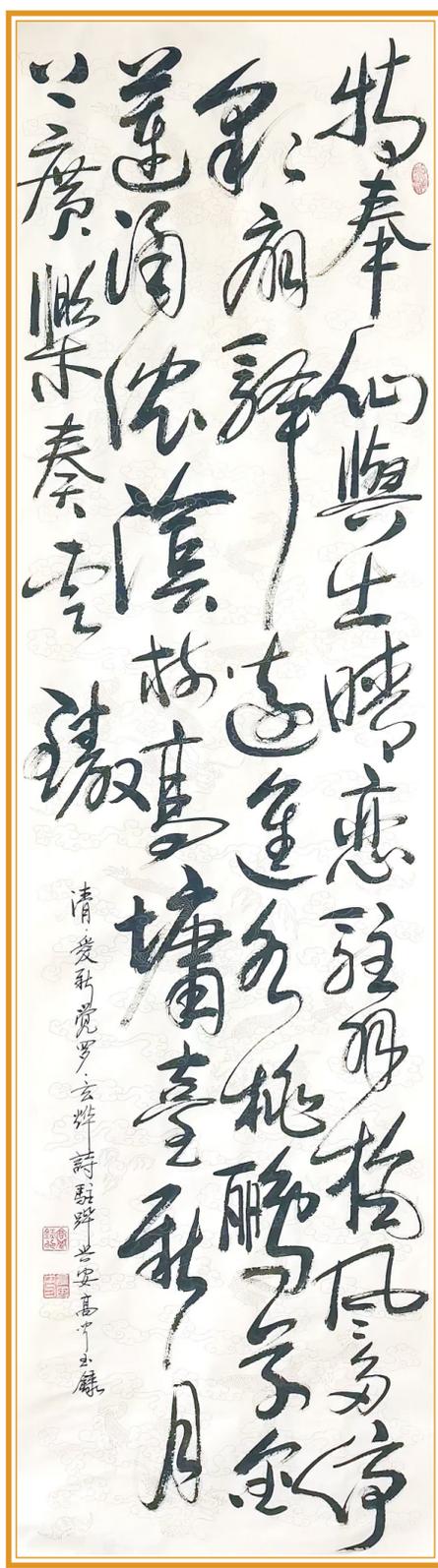
“壙台新月上，广乐奏云璈。”初升的月亮照在高墙之上，人们打击着云锣载歌载舞，一场盛大的晚会开始，如同仙境一般。新月，指明时间是月初。结合颈联和《赤峰史》中的描写，这首诗应该是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上旬所作。

这首诗不同于诗人其它几首，词语运用上平实朴素，少了帝王的标志性词语。从出行的阵容到旅途的风景娓娓道来，是一首接地气的诗。

诗从字面上看是叙事，实则景中有情。据《赤峰史》记载，清帝巡幸东北自康熙始，康熙帝自1680年便开始了一年一次的定期北巡，去视察边疆防务。这种驻蹕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巩固国家政权起到重要作用。



水粉画 代丽娜



书法 高闻五



行走在克什克腾山水里的诗词歌赋

小小说

等儿子

■田夫

像上班族赶钟点，晨曦中的王海在这时候踱着一条腿走来了，当迈上河堤，太阳总是在这儿等着他。他蹬堤后的第一眼，总是急不可耐地望向河道。唉，眼前的河道成了垃圾排放场！他骂了句难听的。

河堤有个豁子。偷着来卸垃圾的车都是从这过的。林间路压着光溜溜的辙印。他想等我好了就把豁子堵上——但接着就觉得自己好可笑：你没病的时候豁子就有了你咋没来堵啊！说句话也行，你那时候说话还是有人听的。

他就坐在豁子边了，跟日头较劲。看着头顶上的杨树枝儿冒出的嫩绿，顶得“杨树狗”一个不掉。

林间路每天总要过一些男女的。人们见到王海总是笑。

“还在这等儿子呢？”其实人们知道这个当年的村主任干啥，但谁也不说破。

“是，我儿子就是扛着行李卷从这条路走的。”声音闷闷。

人家说：“你老真是。”掏出手机，“跟你儿子说两句吧。”

王海的头摇成拨浪鼓：“我自己有手机，就是脑子不好使了，说话也颠三倒四了，我儿子听了就烦。”人家就摇晃着头走了。王海后边还送一句，“谢了啊！”

转眼杨林浓荫如盖。几场雨下后，庄稼地一堵堵墙似的，就把风挤走了，人无论在哪都感到在灶间。人伏了。王海依然在堤上等儿子。村人就背后感慨说：真难得！一个人一年多就为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可说跟他没关。

就有人故意顺林间路走，到堤那儿，总赔王海坐一会儿。把兜子里的水呀水果呀掏出来。这些还不能让王海看破，他会恼的。瞎搭讪几句。

“我说了您别生气，您这叫傻老婆等汉子。”

“现在。我在哪儿也是个闲人。”“您儿子回来也不会再走这条路了，肯定从大路回来。也许打车，说不定还开车呢。”

王海听了恼了的样子：“笑话，你又不是我儿子，你咋知道我儿子从哪回来。我是他爹，我当然知道。”

这天，王海的儿子真回来了。不是走的王海眼前的河床，是在王海的身后出现的。那时候，穿着旧黄棉大衣的王海正聚精会神盯着河床，听到身后有很重的脚踩枯叶的“嘎嘎”声。王海回过头，见儿子的头发被又杀回来的冷风吹成波浪。

“爸，我听说说了。”

“你听说了啥？”

“我知道爸不是在等我。”

“不许说。咱不说村里谁也不知道。”

“嗯，都不知道。”

父子在堤上站了会，然后顺着林间路奔村子走。儿子突然发现他春天走时的车辙，都生了高高的现在已枯萎了的草，这些草证明着一个年轮。也证明着父亲这大半年的辛苦没白受！

儿子停下脚步，突然冲动地想抱一下爸。

“爸，我刚才看见了，河床比春天我走的时候干净了。”

“废话。有我这大活人看着能不干干净吗？”

“爸，明天还来吗？”

“当然。咱不能前功尽弃了。”

“爸，您不用来了，我来。天太冷了。”

“是呢。一到冬天，天就冷了。”

儿子笑了。也觉得爸说了句废话。

父子光顾头前走了，一点也没理会微风中的杨树林在向他们摆手致意。

散文

秋天的话题

■简宏宇

秋天是美好的。因为秋天是成熟、收获的季节，同时，每一个秋天，带给不同的收获也不尽相同，这正是秋天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热爱秋天。

小时候，每当繁华似潮的季节，就盼望着秋天的到来。这并不是单纯的春花秋实的渴望，而是童稚的心扉对自然的一种空灵的寄托。山里红宝石般的野果，对于我，不单单在于品味，更重要的在于采摘的野趣，这种精神的满足，源于儿童对大自然的好奇和玩耍中轻而易举的收获。

秋的年轮在增加，天真也逐渐被幻想和浪漫所取代。中学时代了，快乐多多，烦恼也不少，徜徉在春的大田野里，总觉得土地的气息过于厚重；徘徊在夏日的绿茵中，只能领略绿色的单调。只有在目迷五色的秋天，我才会敞开心扉，去看秋水潇潇，去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时，儿时的乐趣是否化作了长大后成熟的企盼呢？或许，年龄的增长已悄悄地把对自然的好奇化作了自然对人生的警喻的探究。

不知为什么，反正，我已无法说清。

三十六年前，一个秋叶正红的时候，

在沸腾的校园里，几个青年人满怀一腔热情，欣然地把关于白岔川的第一张文字付诸于纸张和油墨，于是，小小的校园顿然生机勃勃，白岔川也生机勃勃。在他们举杯为此相贺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秋天的含义竟如此深奥，人与秋天的关系竟如此微妙。

乐于采摘的，不仅仅为了收获的满足。

醉于红叶的，也不仅仅是对成熟的渴望。

举杯相贺的，难道仅仅是由于他们为深秋增添了一抹绿色吗？

我不禁想到：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一株蓓蕾，从绿叶到红叶，期间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的磨练。

然而，这一切，也许都是为了一种寄托、一种夙愿，一种抛却了物质的、纯精神的夙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想起了这首诗，也想起了过去的秋天，以及与秋天有关的人和事……

散文

尊重一粒米

■福州 赵玉明

一粒米要走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

五月，麦子刚刚收割，蛙声就急切地响起，布谷鸟的叫声也若隐若现。割麦连着插秧，俗称“双抢”，这是农人一年最忙的季节，也是农人一年最累的季节。

田野里，男人赶着耕牛，套好犁，扬着鞭子吆喝着，耕地耙地，平整稻田。堰塘下游，是几块秧苗田，青青的秧苗挤挤挨挨，稠密得插不进一根针，它们调皮地在阳光下比着身高——看谁长得快。妇女戴着草帽，坐在小板凳上拔秧苗，手指翻飞像舞蹈。很快拔好一把秧苗，在田里漂洗干净，叶片翠绿欲滴，根须雪白柔嫩。再用稻草扎成一捆把放在身后，秧苗们挤在一起，等待奔赴水田。

秧苗被运到田埂，被抛进水田。秧苗从田头开始，左手握着秧苗，拇指和食指推送，用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紧秧苗，插到柔软的淤泥里。两手密切配合，边插边向后退。眼前

是秧苗，身后是水田，当你疲惫不堪想坐下来小憩一下都不可能。插秧不仅考验人的体力，更考验人的耐力。直到插完最后一行，退到田埂上，一天的劳作，白茫茫的地块，就变成一片水汪汪的绿。

记得一次放学，我去稻田边看父母。远远望去，漠漠水田，父母小小的身影，在田里缓慢移动，像两只蚂蚁在漫漫长路上爬行。直到最后一行插完，他们退到田埂上，母亲艰难地站起来，抽下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干双手，揉了揉腰，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父亲也默默坐下，他们看着稻田，不说一句话。许久许久，两个人才站起来，往家走。

正如韦庄的诗句“绿波春浪满前陂”，这些插上秧苗的水田，有了清新的诗意。从育苗田到稻田，新插下的秧苗，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它们挺直了纤细的腰，舒展欣长的叶，犹如在跳水上芭蕾，感觉良好。经过几天的扶秧，秧苗适应了新家，个个精神抖

擞。太阳吹一口气，秧苗便疯了似的拔节，水田弥漫着泥土的香。

七月流火，蝉鸣声声，一粒米邂逅爱情。风吹过稻田，并不只是吹落稻花，还帮稻花授粉。那些细小的白色稻花，没有香气，低调内敛。在阳光下静静绽放，密密地缀满稻穗。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浩如烟海的稻花，蜜蜂和蝴蝶根本忙不过来。滚动着的风在稻田里行走，稻穗扭动婀娜的腰肢，稻花随风扬起的花粉，像烟又像雾，在一行行绿色的稻田间穿行，彼此寻找、拥抱、亲吻，在风的传送下凝结成果实，日渐饱满，直至成熟。

秋天很快就到了，大地一片金黄。

那天割稻，父母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前把六斗田的稻全部割完。挑晒好的日子，把稻子捆好，挑到场上，晒上一天，稻穗干燥易脱落，晚上开始打场。拖拉机拉着石碌，“突突突”地跑几圈，碾压过的稻子，顿时“身首异处”。捆稻草、收稻谷、扬场、

堆稻草垛，父母往往要忙到清晨公鸡打鸣方才收场。

一粒米的一生，从一粒稻谷开始，到一捆新稻结束。稻粒归仓，母亲会先拿一袋新谷，到村里的磨坊，磨成莹白又清香的新米，蒸一锅干饭。餐桌上，每人面前一碗白白的米饭，冒着丝丝热气，袅袅上腾。新米蒸的新饭，不需要佐配菜肴，就能吃上一大碗。

小时候，总觉得奶奶很抠。有时锅底的锅巴蒸糊了，她铲起来用刀把黑焦层刮净，再煮成锅巴稀饭给我们吃，还笑眯眯地说，吃了这样的锅巴稀饭会捡到钱。有时候我很调皮，一碗饭总是吃剩一半。奶奶见状，唠叨着“一粒米里住着一位神明”，浪费粮食，响雷打头。吓得我赶紧扒进嘴里，还故意嚼出声响。

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一粒米，从春到秋，整整经历一个夏季的成长和孕育，到达我们的餐桌，抵达我们的舌尖，滋养我们的身体。稻子的努力生长，农人的辛苦劳作，点点滴滴，都是生活的颂歌，值得我们尊重。

尊重一粒米，让它发挥自身最大的功能。我想，这不仅是一粒米最朴素最真诚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本分。

教育百花园



未来之星

观察桔子

■经棚第二小学 余欣格

桔子是我们最常见的水果之一，种类很多，有蜜桔、砂糖桔、丑桔等等。我最爱吃蜜桔，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下蜜桔。

蜜桔的外皮黄澄澄的，上面有许多小点点，摸上去感觉很粗糙，闻上去也没有什么味道，剥开外皮，一瓣瓣饱满的桔果肉就像几个小兄弟紧紧地抱在一起，说着悄悄话。每一瓣桔子上都附着一层白白的细丝，就是这个细丝，大家开始了争议。有人说：“这种丝具

有丰富的营养，可以吃”，有人说：“这种丝上有小虫子，不能吃”。我习惯把它们摘光了再吃。妈妈说：“这丝是能吃的，可以化痰止咳”。掰下一瓣放在嘴里，鲜嫩的果汁瞬间流在嘴里，酸酸甜甜，好吃极了。

桔子全身是宝，橘子皮可以晒干，炖肉时可以放一点，这样，可以使肉更鲜。妈妈说：“桔子皮还可以做成小桔灯拿来玩。”听了妈妈的话，我真想做一个小桔灯！